

科技的合法性：价值和道德视角的论述

吴文新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公共管理系 威海 264209)

摘要：本文针对现代科技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从人的价值和道德属性的角度论述了科技的合法性问题，认为只有使人遵从人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规律，维护人的意识的绝对自由，以人性的绝对价值和道德属性为前提，并能够促进人格的完善和发展，科技才具有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根据。

关键词：合法性；人性；意识的绝对自由；绝对价值和道德属性；人格发展

人性相对于一切物性是至高无上的。如果说价值由人的实践所创造，价值性是人的实践存在方式所特有的属性，因而也是人性的整体属性。那么，道德性则是其中最根本、最深层的部分，是自我意识中作为主格的我即“主人翁”本体及其外用表现——比附老子“道德”一语，“道”即是自我之中的“主人翁”，他是独立灵明、自觉自主的，相当于人的道德观念、信念、道德情感和意志，而“德”则是其外在表现，是处于运动状态的“道”或“主人翁”的功能和属性，相当于人的道德行为，及主体从中得到的人生享受和人格升华等效果。因而，价值性和道德性是人性区别于物性之根本，也是人格层次和境界的根本标志。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人的价值和道德属性的角度探讨科技的合法性问题。

1. 人性及其与环境的复杂关系：科技的价值合法性的根基

从人的自然属性看，人的身心关系和人的内外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确存在着基本的事实和规律层面的内容，并构成了人们相应的价值或道德观念的重要基础。比如人的“身”与“心”之间的相互价值关系以及所要求的相互道德对待，就是基于人们对身体和人的大脑及其意识功能的深层关系的理解。就现代科技的实际而言，它的确还未能完全揭示人的身心之间的真实关系，但对其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客观存在，以及其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是有一定的科学实验和直觉理性的把握。^[1]而正是这些最为基本的认识，构成了人们必须正确地对待自己身心关系的真理基础，于是善待自我、善待身体和心灵、不断设法提高自我整体的内部和谐等，就成了人们应该持有的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无论对社会整体还是公民个人而言，善待自我都是人的价值体系中自我价值的核心内容，提高身体的健康程度、充实精神生活、完善道德人格、不断提升自我境界，这是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应有之义。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现代生态科学和人类生态学所揭示的人与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深刻地表明人的自然依赖性——人是自主的，但又是依赖于环境的，人是自然界中自主性最高的物质、物种，但正因为如此，人又是自然界中最大限度、最大多样性地依赖于自然界的物种。^[2]而人对自然的这种自主性和依赖性决定了人对自然关系的双重性：人既可用这种自主性去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以支配和改造自然，又不能使自然失去其绝对独立性和它自身固有的运动规律。也就是说，人不能使自主性的发挥超越人的自然依赖性。而如何把握这一矛盾的质和它运动的度，确保它们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双重意义上的恰切张力，似乎是考验人类智慧的一大严峻的问题。当然，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之工具的科技，对人类在此问题上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科学能否成为“自觉的科学”，能否为我们应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做一个抓住人性根本因而也深富说服力的论证，技

作者简介：吴文新（1966-），男，山西人，哲学博士，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学和科技价值论研究。

术能否成为我们实现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以确保人类持续存在的工具，已经成为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合法性依据了。

所有人的活动形成了社会，同时又十足地依赖于社会。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极大地影响了人们交往的量，而交往的质又依赖于人们所持有的交往价值观和道德观。技术，虽按其本身的客观规律而运作，对人来说会造成某种价值结果；但这结果并不是交往本身内在的价值或道德意向的产物。科学理论，尤其是关于人的科学理论、关于人与他人和社会关系之本质的科学理论（尽管基因科学有自己的看法，但对它的理解漏洞百出、相互抵牾，这似乎并非自然科学之所能），直接影响或决定着人们的交往价值观或道德观。比如，能否从人性根本上说明人与人之间何以要相互善待、相互尊重、相互实现、相互提升？由这种理论能否引出一项技术，来切实地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性化”的关系？当然，把这一问题的解决单纯押到科技的发展上，无疑属于“唯科学主义”和“技治主义”，实际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可以要求，科技的发展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提升人们交往质量的障碍，而应把促进这种提升作为一个重要目标。

以上论述表明，科技只有在使现实的人的存在更加“人性化”的意义上，才能成为促进人类价值观和道德观进步的力量；否则，它可能不只是无助于人类价值或道德的进步，也可能导致人类价值或道德的混乱和倒退，甚至可能使人类基本的价值或道德信念趋于崩溃。我们只要知道，价值或道德体系是维系人类作为一个独立物种的永续存在而客观要求的活动法则（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先验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就会明白：科技的价值合法性深深植根于人性及其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尤其是其中的价值和道德属性之中。

2. 意识的绝对自由：对电脑和人脑科技之联姻的抗议

我们知道，人脑之复杂超出了目前人类科技所探索到的任何具体的物质对象，其功能之质的规定和量的限度也都是现代科技所难以测量的，应该说，这种状况使得人们对它的任何技术控制都显得极为幼稚和愚昧。但是，一些自以为“全知全能”的科技家们却在坚持不懈地探求有力的技术手段，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大脑及其意识活动。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人的一切主观方面都看作自然选择的产物，之后整个 20 世纪的有关科学——实验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和行为科学等，都把人的意识活动看成是简单的刺激—反应（S—R）过程，即使是幸福感和爱情、价值观和道德观等，都只是纯粹的神经化学反应——极为普通的化学过程，因而应该能够成为技术控制和操纵的对象。基因科技，加上电脑科技，竟能够成为直接推动人类精神加速进化的有力工具！现在的许多电子模拟技术能够有目的地影响大脑的活动乃至人的整个行为，技术的目标显然已经不容分说地定位于，最终全面控制人的主观能动性、整个意识系统及其外显行为，从而控制整个人的自我、个性和人格。

与此紧密相关，科技家们发现，若将人脑的全部记忆力比作一个电脑硬盘，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即使将大英百科全书背下来，也只使用了不到 10% 的空间。但可利用芯片进行记忆移植，即通过“拷贝”的方式迅速扩大这个硬盘的利用空间。虽然迄今为止，记忆移植实验进度缓慢且困难重重，但科技家们满怀信心，一定要不懈地实验，直到成功！他们预言：电脑与人脑接通以后，**只要你想到的电脑都能给你做了**：比如人们会很快掌握多种外语；人可用语言、意念来指挥机器人做事、写文章，承担一切家务劳动等；看病也无需医生，只要你身体不舒服，电脑就自动为你检验血液、心脏等，开出准确无误的药方（能自动制药岂不更好！）；意念使电脑指挥机器人给人体各部位做手术，除去病痛。最具意义的是美国科学家已经实验成功了“电脑传感器”。只要把它戴在头上，就可以凭意念指挥电脑替代自己工作，如核算帐目、编写文章、翻译等，尽管这仅仅是人脑与电脑最初步的连接。美国信息科技专家柯兹威尔曾著书大胆预测，未来电脑将进一步与人脑直接结合，新世纪的“新新人类”将是机器与人的混血儿，这种混血儿将具有超级智慧。人脑与电脑结合而成的新物种，将具备重新自我设计的能力，不但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还能主宰整个宇宙。^[3]

本文无意否定这些成就的意义，它的初步应用已经给人类带来了福利，比如在德国，七百多名聋哑人的头颅里已被装上人工耳蜗和语言处理机，因此恢复了听觉和语言功能。法国“人工视网膜”微电脑的研制，若安全植入盲人的眼睛里，并与人的大脑神经接通，将使盲人复明。问题在于，如果上述科技家们的预言成为现实，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人只要一动念头，与大脑相连的电脑就会自动去实施这个念头所指示的事情。我们知道，人的大脑在一瞬间会产生多少念头，其中又有多少是无益甚至有害的。如果人们的任何念头都付诸实践的话，那会造成多大的灾难。比如，父母发现孩子做了错事，一时气愤而瞬间冒出一个念头“我打死你！”一般情况下，想想而已，顶多说出来，吓唬吓唬孩子；但现在不同了，这念头一出，电脑立即去把孩子打死了！难道这是我们期望的吗？也许将来能发明一些软件过滤某些念头，但发明者根据什么标准在几乎无限繁多的念头中鉴别它们的善恶呢？况且，即使这种软件是可行的，或者人类的价值观念都已非常纯正，道德修养都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凡动意念皆是纯一善念，但难道人类真的需要废黜肢体，只动念头，指挥那庞大的、甚至是覆盖全球的智能机器体系，享受科技上帝赐予的“免费午餐”吗？

鉴于大脑的极端复杂性，一时连错几百个、甚至成千上万个神经突触，导致很多错误的意念，应该说是极正常的。但因和智能机械体系相连，这些错误的念头也会同时变成电脑的信息脉冲，从而调动它能够指挥的一切机械腿和机械手，去做那些人只是想想而并不真的就愿意去做的事情。有人说，这正好表明，科技的发展推动人类迅速提高自己的意识修养和道德涵养，因为它通过外部技术的强力作用，迫使人们小心翼翼地进行自己内在的意识活动。但是，我们知道，大脑意识的正常活动依赖于大脑之自足的生物学构造和自主功能，以及它符合生物学、神经生理学乃至社会意识规律的自然运动。把宇宙演化的这个自然自足的复杂产物，变成电子芯片和人的脑神经系统的混杂物，目的只在于增强技术对人脑的控制和操纵能力。这从两个方面取消了人的意识或意志自由——这是人的独特天赋，也是人的一切自由的前提：其一，从人脑的构造内部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意识自由，意识活动不再是自然的、自发的和随机的，是人的自然生命的产物，而是从内部受制于某种异己的非生命物的制约。这实际上严重侵犯了人性系统之中枢的自然自在性，侵犯了人之自我的独立自主性、个性的自然生成及人格的自觉自控特性，也就是把人真正从根本上当成了物，当成了和其他任何自然物没有差别的东西，就是从根本上取消了人性的绝对价值和道德属性。其二，从与人的大脑直接相连的智能机械体系的运动规律上制约着人的意识自由，这是一种必须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关注的事情，因为这可能使人的任何一个不经意中的念头都不可逆、不可控地“外化”为客观的事实，而这未必是人从理智上愿意接受的，更不用说它可能导致的那些无法预料的灾难性后果了。这种对人的自由的取消，不仅使作为人的类特性的“意志自由”不复存在，更使人内隐的心灵世界、人对自身生命独特的内在体验、以及人对自己作为一个人而生存于世的那种自豪感、使命感和内在的幸福感等荡然无存。

总之，人的意识活动的最大特点——超越一切现实物质存在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意识系统诸要素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的生命体的非线性影响，都表明：不能随意在人的大脑中放置任何可进行外部操纵的设备。人性之至高无上的价值和道德属性，根源于内在于人的意识活动的至高无上和绝对的“自由”；如果外部技术控制或取消了这种自由，无疑就等于取消了人性的绝对价值和道德属性，人之为人的条件和资格将被无情地消灭。不仅人脑，而且整个人身都不能随意地受到自身生命规律尤其是身心和谐规律之外的任何其他规律的支配，否则就是将人低等动物化、植物化和机械化。显然，这是反人性的，当然也是反自然的。基于此，本文对目前正日新月异的各种“人体零件”和“人体芯片”技术持质疑和保守态度。

3. 人的绝对价值和道德属性：科技服务人性的前提

本文一再强调人性作为系统整体之存在的绝对价值和道德属性（当然是相对于人类诞生

以后的地球和宇宙而言的), 试图表明: 人性系统、人自身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目的王国, 就是人的一切活动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目的; 就此而言, 人的这一价值和道德目标是绝对的、不容怀疑或破坏的。这个目的王国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 人的意识、思想和精神的自由, 尤其是人的实践和劳动的自由——人的生命活动和身心整体活动的自由, 是人的自觉的意识活动对自己生命的自由的支配、调节和控制。这种自由是内在于人性系统的各种潜在可能性的现实展开, 以及这种展开在各种环境中的价值的实现。自由既是人性系统内在的、自主的、独立的, 又是环境赋予的、依赖于环境并作用于环境的; 自由是人性之自然、自觉, 又是环境之自然、自觉; 自由是人性与其环境关系的一种自觉自为的状态、一种自然自在的境界, 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实践过程中的完成了的统一和融合。

由此可知, 人性系统是自在地趋于自由的, 趋于对自身演化机制的自觉把握, 趋于对这种演化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各种可能性的甄别、选择和具有极大开放性的运筹。但这不是纯粹自然地发生的, 而是人的有意识的行为。人性系统的演化机制已经内在地蕴涵了它与环境关系的自由, 人的实践活动、人与环境的实践关系只是将这种内涵的自由现实地表达出来, 使它成为实实在在的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格境界。科学, 无论是经典还原主义的, 还是“后现代”复杂系统范式的, 都应旨在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构造和无穷无尽的奥秘, 而不能指向控制人性系统自身的机械技术。科研对象无禁区, 但科研的工具体系有讲究, 它不能不考虑到对象自身的特殊性, 创造人性化的科研工具体系, 是以人为对象的一切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 如果不具备条件, 我们尽可以将这种研究放到以后各种条件都基本成熟的时机。在科研对象的选择问题上, 那种“只争朝夕”地“抢占地盘”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我们都太匆忙了, 匆匆忙忙间就可能一不留神失却整个人类的存在。科学应以理解自然、理解生命和人类存在的奥秘为目标, 而不是以任何技术为目标; 技术不能是科学理论的不可避免的逻辑产物, 而应是人性系统自身整体发展的客观需要与科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4] 科学理论的各种可能性可任由科学幻想及相应的各种艺术作品来满足人类意识自由的需要, 而不能任由一些人去耗费世界仅有的“维生”资源, 将这些幻想变成技术的现实。技术上的确存在着各种可能性, 但并不是任何可能性都要成为现实, 是否成为现实、怎样成为现实、成为什么样的现实, 这都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 而这种选择, 作为人类的使命、人类智慧的表现, 本身就背负着人类的命运, 甚至人类赖以存在的地球的前途。

有一种科学理论认为, 现在的地球环境尤其是气候条件等正在发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突变之一^[5], 将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若要继续存在, 只有一条出路——移民太空。可以想见: 要让人类在地球之外的环境里生存, 要么耗尽地球资源、殚精竭虑来模拟原本自然的地球环境, 要么将人类改造成类似小行星或陨石一样的无生命物, 人完全可以不同于现在的肉体结构和功能的形式存在^[6]! ——不论地球环境如何, 把人变成任何一种无机物, 不都可以“天长地久”吗? 何必要到太空呢? 科技家应该比谁都明白: 我们现在的的问题, 根本不是地球本身的内在之质将要骤变, 也不是地球将要遭遇毁灭性的外来不可抗力, 而完全是人类自己“丛林规则”支配下的文明发展模式, 尤其是无视人性根本的物性科技和资本生产方式的结果。表面看, “太空移民”论者也非常关心人类的生存, 也把人作为最高的价值目的。其实不然, 他们不是在承认人的绝对价值和道德属性的前提下考虑问题的, 他们只要那个不管是什么物质形态只要叫做“人”的东西存在着。如果承认人性系统的绝对价值和道德属性, 就会有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从人性系统内部, 从作为人之本质的社会关系的结构方式和运演机制上寻找问题的根源, 进而把科技的目标定位到, 维护人性系统完整自然的存在, 推动它朝向人本身在与其各种环境因素和谐共进的条件自由全面发展; 科技只有以此为自己唯一和最高的目标, 才有内在的合法性, 才有相对独立的价值。

4. 德性与科技: 人格的发展

德性与科技究竟是什么关系? 那种仅仅归结为绝对的正比或反比关系的做法无疑是简

单化的。首先，德性与科技具有根本分野。德性属于人性系统内在的东西，是意识子系统深层的调节枢纽，既是人的意识系统运行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人的整个意识活动范式的定位和定向系统，属于价值意识系统的核心内容。人的德性意识的活动方式和内容是向内的，它是以是否有利于自我和谐、个性自由和人格提升，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但是，科技是不同的，它虽内在于工具意识系统，却是后者外化的产物，单靠其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就足以推动科技的发展。科技是外向的，是向外求物，是工具意识系统探求和改造外物之物性的结果；即使涉及到人的内在之物，也是把它当作和外部自然物没有区别的东西。似乎是，人的工具意识系统的“自给自足”和“自我圆满”就内在地蕴涵了物性科技，其他因素不过是刺激和促使它更快地发展出现实的物质的科技体系而已。

其次，科技形成的“工具崇拜”促使德性也沦为工具。人们总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把智力、创造力等单纯工具性的意识功能当作人身上最宝贵的价值目标予以追求，并把人的智力高低、创造力的旺盛与否作为衡量一个人的素质高低、甚至人种优劣与否的最重要标准。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因为它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家们不惜一切代价地提高人的智力，最典型的就是通过基因工程的途径来“改善”人的智力和创造力等，他们甚至设法将人脑与电脑相连来提高人的信息储存能力，或者将人的记忆功能转移到外设的电脑里面，以便给人脑腾出充足的“空间”使之能够进行空前巨大的创造活动！至于要这具有空前记忆和创造功能的人脑与电脑的混合体去记忆什么、创造什么，这是无需置疑的，只要记忆和创造本身，记忆和创造就是目的本身，巨大的记忆和创造功能就是人的最高价值，就是人之存在的最高目的。越来越多的科技家们正在把人的价值意识因素，如情感、道德、灵魂等“工具化”、“智力化”，称之为“情商”（EQ）、“道德智商”、甚至“灵商”等，因为，如果不把它们纳入工具意识系统的范畴，它们就无法得到提高和改善；如果它们不能为工具意识服务，它们甚至就没有理由存在。事实也的确如此，人们把与科技有关的一切意识因素都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目标来追求，正像为了让人们重视某一事业就不得不把它纳入生产力的范畴一样（因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被奉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社会和政治价值）。显然，在当今强大“工具崇拜”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德性只有沦为工具，只有服务于最大可能的科技创造才具有“合法性”。^[4]但实际上，德性才是真正的目的！

第三，科技的发达并不必然带来德性的提升。内在地说，工具意识系统的发达，并不必然导致价值意识系统演进质量的改善和人格境界的提升。一个人科学知识的丰富、科学方法的精巧，发达的智力、空前旺盛的创造力，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等，并能够操纵极为发达的物性科技体系，决不内涵着他的德性修养和人格境界的圆满。也就是说，真和善并不是抽象地直接同一的，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真是善的基础，或者善必然须臾不离地以真为基础。常识告诉我们，许多宗教信徒或非信教百姓，有着许多感人至深的悲天悯人的慈善举动，他们或许有、或许没有科学知识，而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的善举绝非基于所拥有的那点科学知识，而是奠基在他们的忠厚、慈善及对人类、万物的终极关怀。这样一种对人性及其与环境之内在和谐的深层体验，形成了他们某种似乎“先验的”信仰，这种信仰支撑着他们的道德体系乃至整个价值意识系统，他们在道德上的“慎独”和自觉绝非那些基于科学知识的道德人物所能望其项背的。这无非表明，科学知识并不是道德体系的充分必要的条件或基础，不仅知识本身并不意味着美德，追求和运用知识的活动也并不必然导致美德；美德有它自身独特的基础。但这样说，并不排斥这一点：人的工具意识系统及其外化的物性科技形态，可以并且能够成为人的价值意识系统及其道德修养和人格提升的手段，科学知识和技术体系对人的德性发展的必要性及其地位和作用，完全取决于它是不是能够以符合人性系统整体演化提升的规律来发展自身。当然，在现时代，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人类社会愈益技术化，科技愈益成为人类生活和命运的主宰，这样，价值和道德体系，如果不建立在充分的科学素养之上，就可能成为反价值和反道德的；物性科技残酷无情的规律足以让一切古道热肠和淳朴诚

信变成一副人间道德柔弱之性的讽刺画。

第四，科技从外反促德性的提升具有“边际效益”。目前，人们对于依靠人性内在的自觉自律推进德性似已失去信心，而热衷于从自我之外寻求德性的基础和制约因素，以反促（迫使）人的德性提升。从人文社会方面，人们孜孜以求地探索道德体系的条文化、制度化、甚至法律化，企图用外在的硬性规定迫使人们遵守，以期通过长期的“行为养成”而形成内在的道德自律和自觉。从科技方面，一些人企图通过愈益尖端、精密和复杂的技术体系来监控、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以外在技术设施的恐吓、技术条件的约束、客观物性规律的胁迫或强暴惩罚方式，使人们不得不遵循一些道德规则。不能不承认，这种做法也在客观上增加了人们实践道德规范的机会，而且对一些人来说也确实收到了将外在规范内化为道德自觉的效果。但实际上，这种促进人们道德修养的方法是违背德性的本质和规律的。人的德性不再靠人的自我意识深层的良心来支撑，不再靠人们发自内心的舆论的力量来监督和调控，而是靠可操作的物质技术和技术化的法律制度来强制性地加以规范；德性不再是人的自我深层的“主人翁”独立灵明地自觉主宰自我整体而取得的人格成就，而是外部力量向内渗透和压迫的结果。这样形成的社会道德（物性外控之“德性”）和自我内在自觉修养形成的道德人格（人性内涵之德性），实际是两码事，后者是前者的逻辑演绎所难以达到的。在这个一切都强行外化的人类发展阶段，一切都似乎注定要依靠科技来拯救人性于水火之中，我们内在的道德自觉的生命力被耗竭了！

——德性在哪里？决不存在于人的身外之物中，决不存在于控制外物的科技体系之中，而存在于人性内在的价值意识系统基于实践过程的自醒、自知、自觉和自主之中。人性可以借助外物和科技形成崇高的德性，德性可以借助外物和科技促进人性的健康存在和提升演进，关键在于人性的自知和德性的自觉；如此，科技的合法性便将在人的价值和道德属性的完善提升之中，进而在人性整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中重新稳固地确立起来。

参考文献

- [1] 马震平：《身心相契：综合治疗的艺术》，[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
- [2] [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 [3] 晓仁：“脑开发进入数字时代”，
[EB] [] <http://database.cpst.net.cn/popul/front/lifes/artic/10625154321.html>。“纳米机器人将造就新人类”，《科技日报》2002年2月6日；“人机结合并非梦想”，《参考消息》2002年2月24日。清华大学电机系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用人脑的思维操纵人工设备——‘心想事成’并不遥远”，《科技日报》2002年1月25日。王正鹏、薛华：“科技需要人文关怀——关于纳米技术的哲学对话”，《北京晨报》（<http://www.yzp.my.west163.com/zhe03/003/026.htm>）。
- [4] 卢凤：“科技伦理研究中的两种倾向”，[J]《哲学动态》，2001.7
- [5] 《科学时报》，[J]2002.1.7
- [6] 张菁：“托夫勒：人类将考虑移民到太空去”，[EB] <http://science.newyouth.beida-online.com>.

Legitimacy of SciTech: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and Morality

Wu Wen-xin

(the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264209)

Abstract: To counter some questions occurred in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issue about its legitimacy from the angle of person's value and moral attribute, and think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SciTech exists in these aspects, such as, causing the person to comply with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rule of its rela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defending person's consciousness to be absolutely free, taking the human nature absolute value and the moral attribute as the premise, and promoting to consummate and develop the personality.

Key words: legitimacy; human nature; absolute freedom of consciousness; absolute value and moral attribute; consum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